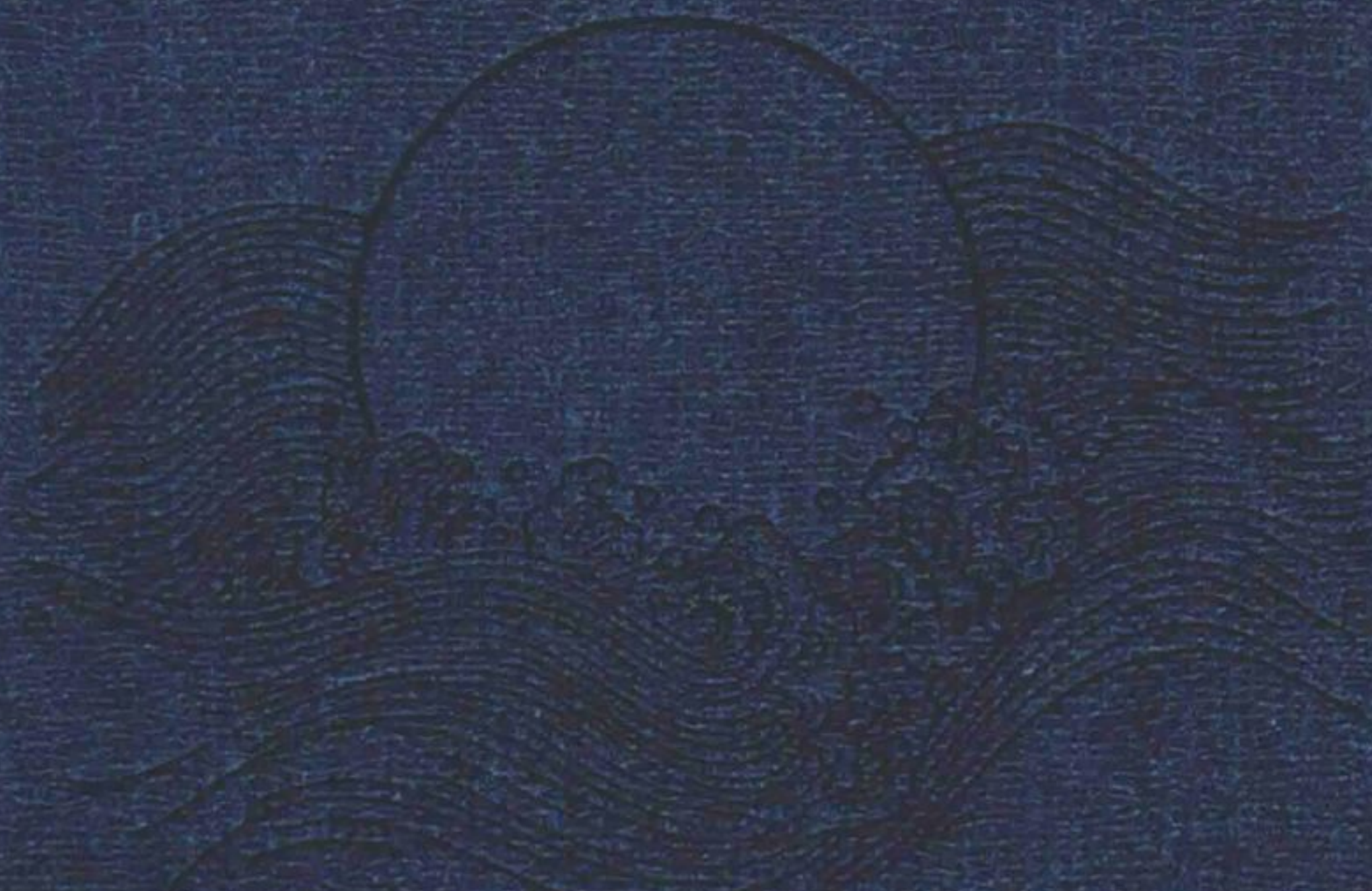


沈乃文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四輯

第六十六冊

黃山書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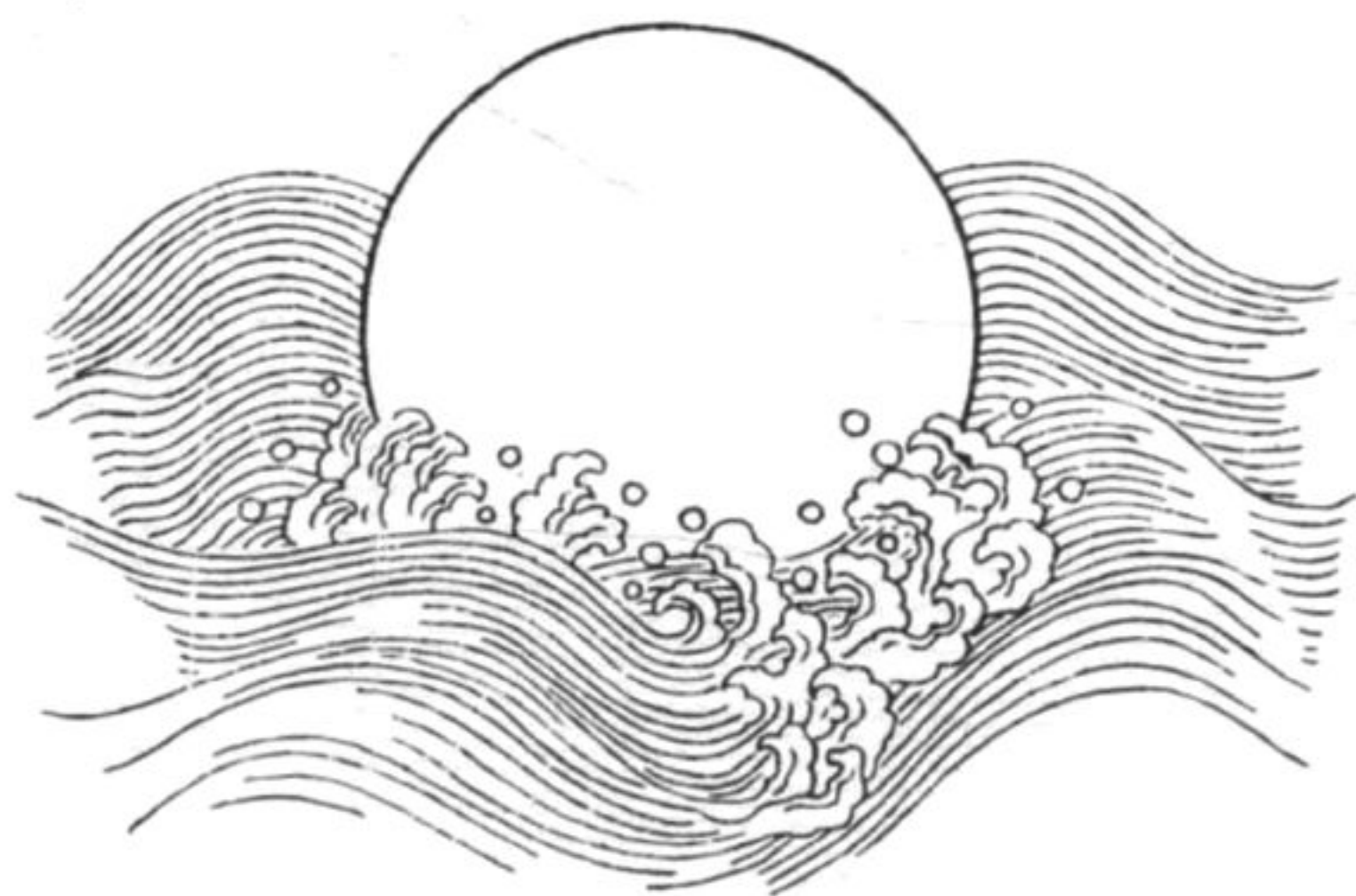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四輯

第六十六冊

黃山書社



(明)歐陽東鳳 撰

素風居士集攷遺二卷附錄一卷

民國十年至二十三年潛江
甘氏鉛印崇雅堂叢書本

素風居士集
攔遺二卷附錄
一卷

癸酉春三月
甘氏崇雅堂
刊雕

素風居士集攔遺目錄

崇雅堂叢書

卷上

奏請拯援災民疏

與承天太守議開泗港書

與兩院議開泗港書

開石碇口書

辭兩臺建坊書

再辭建坊書

與王孝先明府書

卷下

講學對

素風集目錄

重修永興倉記

東林書院記

龜記序

興化縣志序

歐陽氏通譜序

歐陽氏支譜序

晉陵先賢傳序

先從兄德慶公傳

浮休老人墓志銘

曲柳銘

祠約三則

附錄

明史本傳

高攀龍毗陵歐陽守紀畧

陶汝鼐同卿歐陽公傳

陳鼎歐陽東鳳傳

朱士尊歐陽東鳳傳

劉醇驥歐陽太僕傳

章學誠歐魏列傳魏運昌傳不錄

劉道隆歐陽千仞崇祀鄉賢錄序

劉若金祭歐陽太僕文

潛江舊聞二則

素風集目錄

崇雅堂叢書

素風居士集摺遺卷上

崇雅堂叢書

明潛江歐陽東鳳撰

奏請拯援災民疏

奏爲不忍見聖明之世有極痛極苦之民冒罪上聞懇乞
拯援事臣惟君之有民猶父之有子相依爲命猶元首之
有四肢相待而存故一指痛則元首岑岑其若疾一子病
則父母遑遑而靡寧況痛而多於一指病而瀕於死亡則
其驚恐倉皇之狀又不知當何如矣興化一邑僻在海隅
視九重之天闊誠邈然其不相及而以當於一子一指之
義諒亦皇上之所甚隱也頃者大水因城閭閻騷然扶老
攜幼流亡載塗賴皇上俞諸臣之請霽然下蠲賑之詔視
他處有加德澤誠渥然蠲舊逋矣而新租未除寬存畱矣
而起運如故臣亦知新災現正勘議皇上非常之恩或有
所待顧小民身處湯火以日爲歲望皇上拯援如望上天
之膏澤日復一日恨不旦暮遇之此何等情狀而尙可以
揖讓雍容處之也臣又知江北州邑被水者眾何獨喋喋
以自干斧鉞顧他邑或有豐年而興化則永爲歉歲他邑
猶有平陸而興化則盡爲淖池他邑僅淪阡陌而興化則
殃及廬舍他邑之水旬日可消而興化則匯爲巨浸今受
水已三月矣遍觀鄉村週遭二百餘里竟成湖海而橫目
之民悉爲魚鼈卽有子遺或移居城頭或借棲佛舍而叫
號波濤之中或繫身樹杪或結葑水面而薰蒸風日之下

欲刈草而無草可刈欲畧魚而無魚可畧欲賣兒而誰買其兒欲鬻田而誰受其田有屋者折屋賣其薪有牛者殺牛賣其骨醫瘡剗肉苟延旦夕今日如此明日何以爲策今月如此來月何以爲生婦子相泣莫必其命此何等光景而尙可以他邑例之也臣卽不肖奉皇上德意院道明文非不孜孜矻矻救死扶傷然平糶而所糶者幾何勸借而所借者幾何發廩而所發者幾何籌賑而所賑者幾何瘡痍何時可起流亡何時可復沮洳何時可還耕藝何時可興早夜思維黔驢之技已窮而凋瘵無補臣愚以爲當此之時惟有官民相安無事則見在流民或可須臾勿致流徙若復追催錢糧則輸納後期不足爲異逃亡接踵不

素風集上

三
崇雅堂叢書

足爲憂臣所大恐者綠林赤眉黃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此頻遭饑饉復疲稅歛窮困無聊之大眾耳萬一東嘯西聚日滋月蔓乃始勞心安集不亦難哉雖聖明在上萬萬無此然亦不可不慮也自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拖欠漕折鳳陽軍餉馬草四司等銀凡一萬五千餘兩以豐年所不能供之全稅而取盈於大祲之凶歲臣知其必不能也卽今漕糧三萬二千八百石有奇無論本邑改折七錢卽以五錢計之便當折銀一萬六千餘兩以大邑所不能擔之重賦而誅求彈丸之窮邑臣又知其必不能也昔堯舜之世洪水已平而究賦猶寬以十有三載文景之朝方內殷富而屢詔除田租之半我皇上仁聖當御節愛爲心

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屑文景之盛而今天下之有一興化卽無異唐虞之時有一充也臣愚以爲軍餉馬草四司鳳陽等銀無論舊逋新租存畱起運凡未完者似當盡行蠲免其漕折銀兩雖不可盡蠲亦當寬假三五年之後俟瘡痍已起或值豐收始可量力帶徵不然則有隆慶二三年抵借事例可援是在司國計者一查議之耳或謂蠲停過多恐他邑援例以請不知乾坤之間四海之內水患連年如興化者寧有幾處而孰敢妄意援請也且興化非獨苦水也又苦糧重夫揚州一府爲州縣者十而興化特居其一是疆域之大小不侔也一府凡七百餘里而興化僅六十二里是戶口之殷耗不侔也一府其田一十三萬三千三百餘頃而興化僅二萬餘頃是田地之多寡不侔也九州縣俱處上游而興化獨居釜底是等則之上下不侔也使則壤而賦則民猶可支乃概府陞科每頃不過六斗而興化獨至二石二斗概府額糧不過二十萬六千石有零而興化則五萬二千石而餘概府漕米不過九萬七千石有零而興化則三萬二千而餘是總論額稅則居一府四之一普論漕糧則居一府三之一矣巨履與小履同價麻縷與絲絮共論然且不可今反徑行而倍取之欲民無困得乎先是今督撫李尹興化時目擊民艱具奏議均攤則開紛擾之門議抵換則滋聚訟之端不得已而求塞口止啼之一術則惟歸復協濟而已蓋興化僻處一隅雖免

素風集上

三
崇雅堂叢書

送迎夫馬之苦然而錢糧偏重則其苦已十倍於江儀高寶等處不止相當而已乃復派協濟各驛館支水夫等銀一千四百餘兩是本縣無衝要之名而有衝要之實然則本縣偏重之糧其誰協濟之臣愚以為協濟各驛銀兩宜盡數免派協濟江儀者即派於江儀協濟高寶者即派於高寶以各州縣應徵之銀還之各州縣此不過與各州縣求得其平並非欲興化獨享其逸於理甚順於情甚安固今日所當急議者也至於宜洩水患則石碓口爲趨海之門近雖議開而旁邑不無阻撓之計芒稻河爲趨江之路雖有成議而當事難爲無米之炊聞邑士民紛紛嗷嗷竟無虛日急急皇皇終無生望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欲默不能者也夫臣賤有司也越分妄言自知無所逃罪願撫按一方之寄爲一方請命於皇上臣受一邑之寄爲一邑請命於皇上位有高下忠無兩心伏乞皇上俯念垂亡赤子勅部破格勘議仍乞正臣位卑言事之罪即加誅戮如一螻蟻無足顧惜若棄忽臣言而不一省則倒懸之民惟有待死而已矣臣又何言而民又將誰望耶臣干冒天威不勝望闕叩禱戰慄惶恐之至

素風集上

四

崇雅堂叢書

康熙湖廣通志五十二
正湖廣通志九十一
康熙

揚州府志

與承天太守議開泗港書

敝縣江漢間一澤國也上流澎湃下口壅塞水一入潛永無出路而泗港一河原爲宣洩故道適奉按臺批詞方在

勘議尙無定論乃景陵士民遂從旁阻撓大都謂泗港淤塞多年一旦議開則永鎮之害未杜泗港之水又來走請就其言而爲景陵謀之夫景陵之害莫大于永鎮然必下流疏通吞納有地而後永鎮可築築亦可保若水口壅塞則萬里奔流之水束於一縷之河洶湧衝決何所不至恐永鎮之害終無了期矣該縣士民知永鎮之害而怯於夫力之費遂置永鎮而專議泗港若曰永鎮之費既省而泗港之水不來則計莫便於此耳夫水必有所歸不來于景則往於潛矣景陵亦當平心設處我阻其來誰肯獨當其往乎況其來也不過以景陵應洩之上流還洩于原有之故道非潛江之水而以景爲壑也亦非先本無河而創議

素風集上

五

崇雅堂叢書

自今也又不過假道景陵以達于江非如潛江之入而不能出也來而有所洩即來何害開而于永鎮有濟則開反爲利不急講人已兩利經久可行之完策而謬執損人自便苟安目前之頗論其於利害大小之際抑何恣恣也泗港自萬厯初年奉旨疏濬屢塞屢開河身依然船賈通行而詭稱淤塞多年以抹殺明旨此其咎不專在景陵蓋近港居民豪有力者以塞港而後京景穀船緣隄住泊賴以致富恐開則船隻徑行無由得利故璫礮方熾則倚太府爲崇璫勢稍衰則借景陵爲援多方鼓動百計旁撓景陵士紳居處遙遙不知彼縣關係政不在此故墮其術中而莫悟耳敝邑縉紳硜硜自守溪谷小民亦皆樸野遜懦本

不欲妄有陳說但彼既嘖嘖求勝義不得無言而處此伏乞老公祖轉行勘議疏排與曲防孰公孰私泗港去景陵與潛江孰遠孰近潛江北城一帶沿河街市有無崩塌而土田與城池孰重孰輕開故道以自救與壅水口以病隣孰是孰非潛江四面皆洿池與景陵半壁皆沃壤者孰苦孰樂從公分剖力爲主持以解倒懸以息鬻爭合邑幸甚

康熙潛江縣志十
章氏遺書二十六

與兩院議開泗港書

嘗聞水無全利亦無全害通之則利壅之則害分受則利獨衡則害去而有所洩則利來而不能出則害故神禹先疏濬而霸王禁曲防此利害得失之大較也敝邑泗港離

素風集上

六
崇雅堂藏書

縣治纔二十餘里有古河一道分洩上流以達於江蓋水必由地中行而後勢無橫逆民免昏墊所從來舊矣曩者潛景之議嘗出於一故趙大中丞題請疏濬亦據景人鄧伸等條陳原任兵科給事中劉鉉疏議非專爲潛江而開也其後附港市豪有利築口停商船而私壟斷者資緣太府持議閉塞無何而曹尹開之已復塞而潘令再開其塞也實藉太府司校爲崇其開也亦由敝縣官民主持未聞景陵出一言阻之也三四年間豪民見太府虐斂稍衰遂改而倚景陵爲重復藉漢川爲援該縣士民墮其術中而潛景之議始歧而爲二矣然亦自知病隣甘言俛求未嘗顯然詆潛江之爲非也至今日而是非愈淆鬻競益甚潛

江以塞爲病潛而景陵亦以開爲病景夫使水果由潛入景則潛江何敢損人自利然而水之經行自有故道也由承天而下一支從泗港通景陵一支從夜叉自縣西而通監利一支從蘆洲徑通潛江故道見存邑乘具載今潛江既已自受蘆洲夜叉之水矣而應通景陵之水必欲障之以注於潛不知潛以景爲壑乎抑景以潛爲壑乎不知疏故道者爲病隣乎抑曲防者爲病隣乎何其不自反也且使果有利於景無損於潛潛江亦何苦過分畛域恨費唇舌然而今之潛江非昔之潛江也十年前宣洩有路猶可代景受水今監利沔陽蒲水諸湖俱已淤塞一入於潛永無消除致令楊林中洲黃漢等數十院田悉成沼澤

素風集上

七
崇雅堂藏書

爲河夫假道景陵以達大江景陵猶不肯受乃驅其來而有所洩之水以注於入而不能出之潛豈景陵田土有稅糧而潛江獨無稅糧乎景陵士紳有廬舍墳墓而潛江獨無廬舍墳墓乎何其不怨也泗港密邇縣治一隄橫巨水流迅直每逢夏秋水漲由蘆洲直衝北城迤東一帶逐年崩塌迫近城脚相去纔十餘丈耳年復一年不知將來作何景象田土爲輕城池爲重故潛江士民憂在眉睫乃景陵遠在百餘里外水由泗港迂迴達江亦藉口衝城翼以聳聽何其不情也十年之內曹尹潘令目擊潛民困苦兩次既開河身如故而曰淤塞年久何其誕而無稽也頃者按臺謁陵道經敝邑連名控訴批縣查勘王令親操舴舲

詳察水勢復稽攷舊牘詢訪輿論從實具申批道覆勘正待議定通詳而景陵士民遽爾張皇阻撓蓋景人言景潛人言潛令景者爲景令潛者爲潛此人情所必至無足爲怪若景人既越境以防川又先人以防口居已於利而嫁害於人則義之所不當出也況潛景同爲臺憲賜履之地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有何軒輊雖以景陵之庸愬致煩憲牌然止禁居民之盜決不禁通國之公議則其一視之公痼瘼之念亦可觀矣鳳自忘葑菲粗陳梗概伏乞臺憲委官查勘同一澤國也水自承天而來景陵何以不當分洩而潛江何以代隣受病同一水也兩縣俱有近港田土涓滴入景陵既曰莫大之害而潛江何以獨有淤田

素風集上

八 崇雅堂叢書

之利相去百餘里之景陵既恐衝城而二十餘里之潛江何以獨無隔戶之憂如一語無驗鳳當與父老子弟同受斧鉞之誅臨啓不勝激切不勝惶恐

下荆南道志二十七

章陵舊志載其鄉明吏部尚書周嘉謨列傳其言曰嘗讀景陵之利害未嘗不條析其是非但云將來做邑如鳳與魏運昌言謂言然歎曰嗟乎不解其所謂及見歐陽東鳳與魏運昌言謂言地其理者當權乎乃至是哉乃至是哉作鳳與魏運昌言謂言運昌其理者當權乎乃至是哉乃至是哉作鳳與魏運昌言謂言明中葉以來下流故道久爲耕氓通省之言豈不甚難哉自繁也且二百年來下流故道久爲耕氓通省之言豈不甚難哉自作也且二百年來下流故道久爲耕氓通省之言豈不甚難哉自倘思所以折變易雖不可知而人事不偏曲尤在疏後漢下流而多爲二家之使雨利而不偏曲尤在疏入水此篇爲湖北之地東風之害與水固不相表裏其不鉅利之徇私害公末附魏運昌書則今之情形又異昔

也一爲明代舊江之人一爲國朝景陵之人以論水利合爲一等則史家比事屬詞之通義也然按東風所言其體故章氏直稱之周嘉謨所言徇私害公故章氏至罪之兩人所言具在比而觀之公私顯然矣以此知君子立言不可不慎稍違公理即難逃後人之指摘也今日清勢雖異於昔然東風之說固可懸諸園門

開石碇口書

近年以來興鹽二邑高岸成谷明公亦知其故乎洪水東注宜洩無門不以興鹽爲壑將焉往也往歲亦嘗講求宣洩之策矣然而丁溪草堰不能洩十之一神臺白駒不能洩十之二惟石碇一口順流而下勢若建瓴議者謂天然一竅此非誑語也乃貴邑父老每聞開復輒同聲阻撓其說不過五端曰風水有碇曰縣治難保曰高田無灌溉之資曰漁樵無泊舟之所曰往來有苦葉之悲夫風水不足

素風集上

九 崇雅堂叢書

信則已若果有之正當開復以通潮汐俾其內外上下周灌流溢則閭閻自爾殷阜人文必當蔚起如江南太倉上海等處其明驗矣城郭果有妨害則何敢輕議然鹽城半在石碇外且內外水潮自有常度非真巨浪橫流何至遂有衝決以爲灌溉攸賴則鹽城之臨碇口者無幾而沈水底者且千百而無算卽以鹽城之利害多寡較之其數亦不勝何獨興泰爲然也以爲泊舟無所則碇口而上或碇口而下建一埠頭不過費二十金而足豈數邑生靈反輕於二十金乎且埠頭之費不佞自當身任之必不以煩鹽城也或者又謂鹽市并在石碇口之南開之恐來往病涉不知渡船可造橋梁可修如果儉於是則本府興化均任

其費亦非難事事求萬全政必兩利某豈敢以鄰國爲壑誠有見於此口之開不開乃興鹽其爲禍福耳乞留意不

一康熙興化縣志二

辭兩臺建坊書

病廢之夫蒙臺下特達之知如枯株朽葉一被春陽頓爾昭蘇頃復承下訊建坊所以光寵下走者備矣縱至冥頑不靈亦當俎豆五內惟是憲臺表宅本以樹聲施及不肖盛典爲虛雖是藉光一時未免貽慚沒齒況敝邑以昨歲稼穡之無秋米價翔貴今春淫雨連月二麥難望萬口嗷嗷莫必其命下走既不能仰贊當路振困扶傷何敢儼然受此隆施以空帑藏而勤里旅不寧惟是縣城西南一帶

素風集上

崇雅堂叢書

城脚塌陷危於壘卵而北隅有捍水石磯亦漸次崩頽離城不滿二十餘丈失今不治將來金湯必爲滄池蓋自朱明山父母修城至今已幾四十年百事廢弛所從來非一日矣今令君銳意興除亦千載一時曩者浮橋之役得請發棠功德無量而城磯關鎖更大所費更多令君雖已估計經營恐難無米而炊願台下主持於上俾令君得展布於下共成此千秋之業下走同邦人世世受其賜較之建坊不亦普且遠乎生平不敢爲貌言況知已之前安有飾詞虛讓者除呈縣轉達外專馳一介申以衷言惟台慈垂亮

康熙潛江縣志二十

再辭建坊書

老公祖表宅之令一下里族騰懼況在東鳳身受褒顯有

蒙眷遇而不知感被光榮而不知喜必冥頑不靈者而後可也乃不避弔詭之嫌不懼方命之罪奏記懇辭者非但行能淺薄受之有愧如前所云而已也緣鳳歸田以來疾疢纏綿屏居荒寂如蟲在藎無論三黨姻交酬往俱廢慶弔不舉雖至親如妻子亦經年不數會家事大小一切勅斷蓋自知叨冒逾涯福過災生故寧逃之冷淡寂寞之鄉欲謝絕人世之禮華以希延草木之歲年耳忽承台命益恐濫叨愈甚災難必生每一念及不覺顙赤而額泚益其一腔不自安之真情不敢當之真愧由犬馬衷曲達於面目雖不肖無能自遏耳有賜猶曰卻爲不恭況編戶之於

素風集上

崇雅堂叢書

祖臺厥有等威且盛典不擬施而首被不肖何等鄭重何等光寵倘非此中真有一段萬萬不安處鳳亦何苦碾刻自處煩瀆威尊以辜隆施而取譙讓也霜臺清嚴欲再遣力既覺非體而邑大夫誰能諒其血誠又不敢代爲申懇使老公祖而非鳳知己也何敢瑣瑣聒聽然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老公祖也敬三薰三沐百叩百禱佈此鄙悰伏乞俯察時音無違心之言收回成命以曲全碌碌小哉之微尚則初志已遂夢魂俱安古人薄感恩而重知己皆是物也情迫詞蹙自知無所逃罪惟台慈垂諒

康熙潛江縣志二十

與王孝先明府書

士大夫生長是邦受廬宇下維桑與梓利害相共或從溪

倪谷蓋偶有見聞言之雖足效忠而不言亦足明潔此好修者之所引嫌自全而交淺者之所括囊無咎也若下走豪臺下故人之遇國士之知何敢援斯二者過爲遜避故破其磴磴之愚欲捧撮土以益泰山惟臺下可否之敝縣自朱父母奉旨清丈而後田有定畝賦有定額卽有神奸欺隱不過一二家止耳卽有於長亦不過邊江則有之耳此外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安得有多乃聞數月以來有告必丈有丈必多臺下亦嘗察其多之故乎蓋朱父母清丈弓口以五尺五寸爲則通縣皆然非有此短而彼長也有田之家以此攤糧亦以此徵租非有官大而私小也賣田者初以此丈後以此賣非田多而賣少也規則一定告爭

素風集上

三

崇雅堂藏書

永息王信南父母繼之恪守舊規萬戶安堵至曹公始短弓式而開告訐以自營其私凡有氣力善夤緣者雖有奸如山弗問而良弱之家無不多之田矣乃申報日增而額賦不減身名俱喪詎辱至今潘父母初任幾蹈覆轍曾未數月痛悔前非仍遵舊式載其清靜民以寧臺臺下神明豈弟包朱跨潘而頃者丈田之使何其紛紛四出也告狀者諱言補價而以丈田爲奇貨承委者喜於多事而以增畝爲小忠隨賂輕重任意多寡每狀一出可不丈而知其必多矣何也通縣總此田耳總此五尺五寸所定之畝耳朱父母以五尺五寸均攤而臺下以五尺覆之有不多者乎已告已丈者既多而未告未丈有不多者乎無論被告

卽告狀之人田豈盡賣亦必有餘田在戶試取其餘田而以今弓丈之有不多者乎無論通縣卽下走田較諸縉紳最少然亦幸而不見告耳告而以今弓丈之有不多者乎既與通縣同多乃幸其未告而不與通縣同增鄙心甯能獨安乎臺下如因某一入而概疑通縣必欲懲法外之遺奸以補朱父母神明之所不及則請凡有告者當以五尺五寸之弓丈之果有多田而後追論其欺隱實以陞科彼復何辭如欲損朱式而用曹弓則與其告而始丈丈而始增徒以長市棍告爭之風而填積猾溪壑之欲莫若總計通縣田若干畝其該弓若干不論士民亦不論已告未告每弓比朱父母減五寸其該多田若干照所多之畝均攤

素風集上

三

崇雅堂藏書

萬石之糧此可不煩委丈特一書算之力耳如是則田增而糧減雖增猶未增也雖變朱父母之成法而猶不失均攤之美意也下走亦知臺下與民休息必不肯取朱父母良法而紛更之但以爲較之爭端蜂起委役鴟張通國騷然物情鼎沸者猶爲愈耳況楚人重離鄉井專以田爲業故雖甚貧亦有田數畝其賣產游蕩藉告狀爲騙局者不過千百之一二此端一開遊棍攘臂人人自危縉紳猶可控訴小民惟所魚肉下走抱茲愚款欲吐不敢欲茹不能遲回數日如有物在喉中故不得不卒吐之雖然知人不易知心實難安知下走非陽爲效忠而陰圖自便者乎惟老父母姑置鄙言博詢而審思之通邑幸甚下走亦幸甚

素風居士集攷遺卷上終

邑後學甘鵬雲校錄

素風居士集攷遺二卷附錄一卷一歐陽東鳳

素風居士集攷遺卷下

明潛江歐陽東鳳撰

講學對

楊少宰復所許少司馬敬庵講學金陵從者如雲余曾一再赴旋以不得於心罷不復往或曰子之不講學也何居余曰昔莊周比舜於卷婁蓋以舜德羶而人附之今少宰司馬之擅於勢甚矣其似卷婁也其徒各竊緒論以分門角勝猶可言也藉樞衣執經之名以竊處囊彈缺之實不可言也大抵講學明道本窮而在下之事非公卿之責若公卿則蒐訪人材詳求民瘼以毗化贊理迺垣夙夜奚暇抗顏坐席為人師耶昔漢孔光自為尙書則止不教授陳

素風集下

崇雅堂叢書

寵自任樞機輒謝遣門人黃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不復交劉安世于司馬溫公義訂師友恩猶父子然平居問詢不絕及公登政府則未嘗有書蓋造經席則師於諸弟候政府則相於庶僚固自不同愚願今之聞公先達寧為孔公陳寵後進之士當為徐孺子劉元成也

康熙潛江縣志二十

重修永興倉記

興化舊有永興倉不知創何甲子修之自程公鳴伊然湫隘不足容賦十之七又以歲遠日就圯初余下車欲拓而新之倥偬於簿書未遑也至今年壬辰始下令集父老議倉事僉曰費奚出其帑乎曰帑莫吾與也民呼曰不可帑

焉可民則捐廩餼二十五公費百銖金四十以營度屬陶
丞璜庀材屬胡尉概省工屬於幕世雍蓋浹旬而工報竣
凡爲廩十二楹可受歲漕十餘萬斛建廳事中央以司出
納左右爲預備倉二當甬爲永興坊一周遭爲高垣可八
十丈而茲倉始廓如矣余偕二三寮掾往犒工徒從而觀
者如堵咸驚愕於成功之速且述昔之頽敝狀以私相告
也余則歡然喜已復愴然而悲僉曰何悲曰嗟呼余觀茲
倉而有感於民也且余卽不肖豈倉視吾民者哉茲倉自
百事以來曾幾何時而煥然改觀興民之困極矣余之焦
勞於吾民已久矣而於民曾無毫髮之補也諸人亦知其
解乎曰何解曰必爲者心也欲爲而不必爲者勢也茲倉

素風集下

崇雅堂叢書

近在肘腋朝敝而夕已見事之興廢余又得親於其身爲
之不待人而畢吾志乃閭閻部屋之間繇者租者凍者餒
者流徙而填溝壑者民隱萬狀余日憑几而問且不能周
知況自余而上者乎余卽知矣余心計曰吾欲輕而繇薄
而租賑而凍餒俾勿流徙俾勿溝壑勢又不能不請於人
而後行一有齟齬事卽寢閣嗟乎余見民之日以窮也夫
倉者將國用焉儲古者足民以足國今則匱其民而求實
其國也茲吾之所以愴然而悲也僉聞之爲蘇蘇隕涕遂
書作倉記且以白余心於三老子弟其自今悉訪利病以
告抑將盡吾心焉矣吾心之不盡而遽以諉諸人曰是非
吾所能爲也則余豈敢

康熙興化縣志十二

東林書院記 節本非全文

楊龜山先生者固程夫子所目爲道南者也晉陵之有宋
儒學也自龜山始也其言云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亦
率性而已嗟乎世皆以新會之自然姚江之良知爲第一
義而究其所以實非於人性上另添一物也主敬主此窮
理窮此亦非於率性外另爲一事也何必曰千古秘密至
今日始洩幾欲閤宋儒之統哉余爲此懼私心時時念之
幸而有人焉超然反其所自始相與聯集同好恢宏遺緒
此其尊德樂道又非第泛涉其涯而已倘宋儒之學因是
以張於晉陵而大明於天下滔滔世道亦且因是以有綱
維而不至於端引防潰之患其所補寧小小也故特著其

素風集下

崇雅堂叢書

說以俟 列傳

題記序

題記者毗陵錢啓新先生隨所得而記之者也先生在西
臺以嘗謬著聲按粵以風裁流譽是時余未交先生以爲
先生其古折檻攬轡之遺與及典常郡始得登先生之堂
寮舍粗具衣冠太古欽容默對道韻閑然其後周旋既久
稍稍以尺筵發洪鐘則總經射史秩如也研究方物炯如
也關邪衛正凜如也而又慕善若渴望道未見抑抑如也
余乃愧嚮者之窺先生也後今別先生且十年典刑日遠
獨力易退五十無聞空負時昔政用疚心而會其亂君直
指公辱惠茲編受命爲序病悴之餘三日夜而始卒業若

醒得醒若痿得起若疫得汗解一藉以緩懷人之憂一藉以爲請益之地乃僭序簡末序曰無論讀先生書卽其命名亦今日講學者對病之藥也按字義勉勉也取義於怒蛙若迫而勉以鳴也經傳中言勉者多矣德可勉而修也行可勉而至也學可勉而充也義可勉而奮也愚勉而智弱勉而強賢勉而益聖勉而益聖勉亦何病於聖學哉乃今皆掃而除之矣登壇提倡口頭滑熟不曰天性流行則曰本末具足大都影附於不思不勉之指以張皇其無修無證之說夫所謂不思者思於無思思之極也所謂不勉者勉於無勉勉之極也故勉者思之實地而思勉者不思不勉之津筏也今不顯示塗轍曲開方便未嘗思而遽

素風集下

四 崇雅堂叢書

欲不思未嘗勉而遽欲不勉徒憑虛見日坐無事甲裏受享本地風光豈理也乎卽如先生今作題記亦由數十年來功專而心苦無不有也無不徹也故根沃而枝茂水盛而流長其言也不竊竊然求其文而吐之卽文其文也不鑿鑿然求合於道而出之皆道孟氏之左右逢源韓子之汨汨乎其來皆是物也倘以備情如余亦欲衝口而談肆筆而書吾恐腹枵而機不達祇增困踣而已雖欲不思且勉烏可得也嗟乎立言本以垂教教非虛垂爲百姓日用而設也農必勉而後不莽於耕工必勉而後不窳於器商必勉而後不倦於貿遷士必勉而後不嬉於問學官必勉而後不曠於職守今導之使勉猶恐其莽也窳也嬉也

也曠也乃復教以玩脫而長其蕩恣其禍天下可勝道哉先生以題名記非徒自謙亦以砭世也敬以蠡測質之先生先生其有以砭余也夫

記

興化縣志序

三代列國侯封皆有史官掌記時事秦郡縣天下禁挾書除諡法而列國之史廢矣四方章奏與圖悉歸博士掌故之府金匱石室之秘世罕見之蕭何入關收秦圖籍而漢祖緣是以知阨塞便攻守是知紀載之書爲用甚大古者天子省方則命太史陳風市司勳價欲以觀民設教非史末繇也明興一統有志郡縣有志內外相維詳略相因一時裨官野史各紀聞見撰成一家之言而仁人志士又莫

素風集下

五 崇雅堂叢書

不悉心殫慮以展其經國之猷奮筆直書以洩其憤世疾邪之蘊蓋自載記以來作述之家於斯盛矣惟茲興化僻處東海斥鹵之地賦重民罷物力少絀而人文蔚起學問好修不減鄒魯若乃省閭名公朝廷元輔諫垣臺憲秘書藩臬心膂股肱之佐先後踵出乎其鄉誠縉紳之淵藪人才之都會也二百年來聞見之所熏習師友之所誦說故家遺俗流風善政多有存者東鳳承乏茲土獲觀舊志世代沿襲碌落錯陳爰起世宗末禩以抵慶歷三十四年文獻凋謝往蹟疎闊失時不修將成缺典竊有憾焉間與一二耆儒錯總其事刪竄改易潤以文藻匯爲全書名之新志俾後來者得有所據而無不足不徵之歎或問作志之

意何居曰夫志寓一王之法備六事之全體三才之撰言無微而可忽道無往而不在者也舉要言之其目有幾曰明天道以診祿祥則天文之紀也察地道以正疆域則地理之紀也遵禹道以則壤濬川則人事之紀也準臣道以別功能明淑慝則人官之紀也觀賁道以成化理則人文之紀也以稽述作則詞翰之紀也正婦道以表貞孝則女德之紀也示中道以昭物軌使民弗納於邪則民行之紀也是其著者總之布公道以協民心陳直道以明己志存古道以挽頹風若是焉而作者之意備矣是之謂道無往而不在也古之人臣陳王道以事其君雖服休服采所職不同忠愛之心一焉耳執吾志以述吾所守之職以一道

素風集下

六

宗雅堂叢書

德以同風俗挽斯民斯世於三代之隆以順吾君從欲之治不在是乎不在是乎是志也其事質其詞文敷外旁遠恣縱而準於道雖於良史之才不敢仰望其萬一而使司國計者少留意焉而因以究利病之原酌損益之宜盡補救之術興之邑其有瘳乎而鳳也瘵曠之責亦庶乎其少追矣

康輿興化縣志

歐陽氏通譜序

通譜者何通我歐陽氏之六宗而譜之也通六宗而譜之何宗六而祖一也既已有一惡得不六既已有六惡得不百千萬億既已百千萬億勢必不能聚廬而居惡得不散徙於四方今觀吾宗老繩齋愛山所爲譜例乃欲舉六宗

之百千萬億散徙於四方者一一而窮其芽從何生派從誰衍列卷編圖必詳必確要使雖播越在數千里外目不識書之夫亦能按牒而瞭若指掌也嗟乎難矣二宗老任人之所難創前譜所未備吾聞其搜訪編摩廢食寢者幾二十年又聞其方有事於譜也凡我六宗之人無論智愚遠近莫不忻忻相告各列其子姓昆弟爵里名號以報及其將脫稿也莫不捐貲以助剞劂有日又莫不翹首跂足日望其竣事而得一寓目也嗟乎是亦足以觀我六宗之人心矣六宗人之心二宗老之心也二宗老之心顯祖令公之心也豈其今日以顯祖之心聚族而譜之而視斯譜者猶然隔閭視宗之人若不痛不癢而視斯譜若可存可

素風集下

七

宗雅堂叢書

亡也則與鄉之踴躍而其樂其成者不自相刺謬耶吾宗必不其然東鳳猶記冲年侍我伯父觀察公時時爲余言以使事過故里大會宗人雖雖秩秩如也東鳳聞而低徊愴感願以異日不自意微一第後竟匏繫十餘年弗果忽睹二宗老譜例於心戚戚焉因念吾宗世有明德進則以文章勛業焜耀天壤退則修明古道爲德於族以待後之人主臣東鳳其何敢望惟是微惠於我顯祖及我文忠圭齋諸公願以返始率親之誼與六宗其勉之勿使後人謂茲舉直爲觀美而委二宗老之勤勞於草莽也吾宗其寔

昌矣

歐陽氏譜

歐陽氏支譜序